



大会

第五十六届会议

正式记录

第四十次全体会议

2001年11月8日星期四上午10时举行
纽约

主席： 韩升洙先生 (大韩民国)

上午10时5分宣布开会

议程项目 25 (续)

联合国不同文明之间对话年

秘书长的报告 (A/56/523)

决议草案 (A/56/L.3)

主席 (以英语发言)：我谨通知各成员，爱尔兰常驻联合国代表在2001年10月8日和22日以西欧和其他国家集团10月份主席名义致大会主席的信中要求大会在全体会议关于议程项目25“联合国不同文明之间对话年”的辩论中听取罗马教廷观察员和瑞士观察员的发言。

鉴于所讨论问题的重要性，现提议大会对这些请求作出决定。

我是否可以认为对在议程项目25的辩论中听取罗马教廷观察员和瑞士观察员发言的提议没有异议？

就这样决定。

贝尔卡德姆先生 (阿尔及利亚) (以阿拉伯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祝贺你担任大会第五十六届会议的主席。这一当之无愧的荣誉证明了你的外交技巧和你个人对加强联合国的承诺。这也是对贵

国发挥积极作用的承认，贵国在展现其众所周知的经济活力的同时正在为和平和国际合作进行努力。

我也谨回顾我国阿尔及利亚对朝鲜和平统一的重视，并欢迎大韩民国政府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在这方面作出的充满希望的努力。

主席先生，在你指引我们工作的时候，联合国正再次发挥其自然的作用，作为迎接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的主要行动者。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颁发给秘书长科菲·安南和本组织的事实证明了它们为实现各国人民之间的和平与谅解所作的宝贵贡献，这也加深了我们信念，即联合国作为采取和平、安全与发展的集体行动的场所的作用是不可取代的。科菲·安南先生获得新的任命，这一事实向我们保证，振兴的必要的作将继续下去——事实上，他自从主持本组织的工作以来，一直在这样做。

毫无疑问，把2001年宣布为联合国各文明间对话年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通过适当承认所有文明对社会人性的贡献，表明了要一道进行努力的共同愿望，以便发展和巩固谅解，友好和相互交往的世界的基础。

卡塔米总统非常简明和清楚地阐述了各文明间对话的指导方针——这一对话今天是最优先的事项。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上升，突出了这一概念的及时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文本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更正应只对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送交逐字记录处处长 (C-178)。更正将在届会结束后编成一份单一的更正印发。

性，促使我们再次思考未来的前景——只有我们以相互依赖和团结的精神面对这一未来，它才有意义。

不存在黄祸。不存在绿祸。我们面临的唯一祸害就是不容忍，这当然不是任何特定宗教或文明所固有的。最大的祸害就是仇恨和拒绝别人。

各文明之间的对话在一年前成为联合国教育、科学和文化组织举办的一次圆桌会议的主题。那次会议在这里联合国总部的大楼举行，象征着我们必须参与的许多共同的斗争以及全人类的共同愿望。布特弗利卡总统参加那次圆桌会议也证明了阿尔及利亚在整个历史上对人民的团结努力作出的贡献以及对今后参与这一崇高努力的承诺。

阿尔及利亚一向是地中海区域文化交往的一个碰头地点，甚至早在我们今天想要创造的和平湖还是全世界的汇合点时就是如此。

从圣奥古斯丁到阿卜杜卡达尔埃米尔，阿尔及利亚历史上对发展全球精神、容忍和文化的贡献使我们更加了解当代的问题并更加渴望为解决这些问题进行努力并促进新的人性——这一人性的基础是文明和文化的多样性和人类的团结。

阿尔及利亚一向并且今天比以往更加希望成为一个开放、交往和谅解的国度。我国正努力使其本身的特有的特征同普遍价值协调起来。

在人类历史上不仅有着重大的成就和伟大的工程，而且也有过错误、动乱和悲剧，这帮助了所有不同人类的发展，以便在一个多元化、开放和容忍的气氛中同其他人和平与和谐地共存。

当代人是各种历史动乱的产物，比以往更加了解这一多样性的重要性，这一多样性也帮助我们彼此更加接近并相互学习。这非常雄辩地反映在《联合国宪章》的序言中，它宣布国际社会决心消除曾经造成无法描述的悲痛并给整个人类留下不可磨灭的痕迹的战争祸害。

对抗时代之所以存在只是因为极端势力能够在怀疑和排斥的背景下占上风。如果人类有机会促进对

话、合作与相互了解，人类的集体反应将是和解。了解别人就是接近别人，就是谅解和更好地了解别人——总而言之，就是为了彼此更加接近而赞赏和尊重别人。

为此目的，我们必须更多地相互交谈，以便更好地彼此了解和学会相互尊重。我们必须能够生活在一起，不发生冲突，以便在我们星球日益狭小的范围内和平共处。

我们并不相信存在着好的文明和坏的文明，某些文明比别的文明优越，或是另一些文明有着先天的缺陷，而其他文明可以是主导性的，或是被当作唯一效仿的模式。相反，我们认为，文明是相互补充的，它们相辅相成，并且有着全人类共有的普遍价值。

伊斯兰教是一种和平与容忍的宗教，它象所有其他启示宗教一样，促使产生一种灿烂的文明，这种文明覆盖庞大的地理区域，在这里，所有种族的人民因为共同的信念而团结一致地生活在一起，同时尊重这种信念和别人的生活方式。

没有人能够怀疑，今天，我们正目睹一种世界文明的迅速发展，这种文明只是有史以来各种人类文明无数贡献和经验的结晶。如果全球化和因特网等词语挂在每个人的嘴边，这是因为它们已被翻译成每一种语言。但是，主要受经济推动力的促进，有一种语言特别对这种世界文明起支配作用。诚然，主要作品甚至较次要的作品，都经常从中文、阿拉伯文、希伯来文、波斯文等语言翻译成无数语言，但一定不能忘记，有几十种语言由于不敌这种世界性语言而正在消亡。

因此，采用世界性语言的不可阻挡的势头如同全球化一样造成一些受害者。但是，人类的文化和精神财富正是由其多样性产生的。虽然我们都可能同意这样的想法，即就经济发展而言，市场法则的优势已在历史上得到证明，但思想的标准化及文化和宗教排斥只会导致智力与灵魂的枯竭。在这方面，虽然“历史的终结”在满足于其安逸的物质生活的西方世界似乎是学术上的争论问题，但对于世界许多地区受到排斥

和边缘化的人们而言，这是一个具体的悲剧性现实，必须花大力气解决。这就是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教科文组织)前总干事费德里科·马约尔先生所恰当断言的，他曾说，没有一个国家大得可以离开其他国家，没有一个国家小得不能够有益于其他国家。

教科文组织将受自然现象和人类劫掠威胁的历史遗址归类为人类的共同遗产，将其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但是，我们应当对受到漠视和排斥的文化做些什么呢？当然，并不是与主导文化不同的所有文化和文明都被迫要消失。其中一些，如同从昏迷中崛起一样，正在苏醒。这种苏醒不应视为对主导文化的威胁，而应视为加强世界文明的一种新的有利因素，将造福于所有人民，并超越人为的边界，历史的进程有使这种边界变得模糊的趋势。

为了使这种发展得到理解和受到鼓励，必须建立和追求真正的不同文明对话。正如罗杰·加罗迪 25 年前所说，只有在每个人从一开始就相信我们都可以相互取长补短之时才会有真正的对话。只有每个人都深信别人是他成为一个完整的人所缺少的，不同文明间才能有真正的对话。

在我们的讨论过程中，不可避免地提到痛苦而悲惨的 9 月 11 日袭击，这提醒我们，我们所鼓励的不同文明间对话并非对千百万人的日常生活没有影响。如果我们想让这种对话依赖于自人类开始打破其自然状态的历史进程以来就十分珍视的价值观和人类心灵与精神上所取得的崇高成就，对话就不能局限于专门为专家、哲学家和科学家召开的座谈会、专题讨论会和讨论会，尽管这些人肯定会对这种对话作出很大贡献。

为使这种对话真正充分落实到教学、文化和实际生活的所有领域，成为人的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各国政府必须承担责任，这种责任自然而然与民间社会、国际机构、媒体和宗教当局的责任相互补充。在这方面，一个令人欢迎的事态发展是，此前专门讨论政治和经济问题的许多会议——如阿拉伯国家联盟的会议，伊斯兰会议组织的会议和欧洲-地中海论坛

的会议——已决定将不同文明对话列入其未来的议程中。作为对话和解决冲突的理想框架，联合国应当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以促进、改善和深化这种对话，每个人可以而且应当为这种对话作出贡献。

题为“不同文明对话全球议程”的决议草案已在大会上介绍过，作为该决议草案的提案国，阿尔及利亚正在证明它忠实于其文化遗产及它相信这种遗产在世界文化中的使命。阿尔及利亚还准备作出自己的贡献，并重申愿意组织会议以促进促使我们今天聚集在这里的崇高理想。确保这些理想的未来需要大家的参与和贡献。

沈国放先生（中国）：今年是联合国不同文明对话年。首先，我要感谢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倡议在联合国讨论不同文明对话的问题。同时，我还要感谢联合国秘书长任命的不同文明对话知名人士小组所作的贡献，他们的报告对本议题的审议具有十分积极的作用。

人类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创造了多种多样的文明，它们为人类社会的进步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由于历史背景、地理条件和文化传统的不同，人类文明在发展进程中出现多样性和差异性，正是由于这种多样性和差异性的存在，使得不同文明的交流和融合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的趋势，成为每个文明自我完善、延续发展的客观的要求。人类社会正是在各种不同文明的交流、借鉴和融合的过程中不断发展和进步的。

在人类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一种文明排斥其他文明、试图把一种价值观强加于其他文明之上的情况。然而，由于这种行为违反了人类历史发展的方向，最终都以失败而告终。历史已经表明，不同文明之间存在差异、存在矛盾并不可怕，关键是在如何正确对待。人类没有优劣、高下之分。不同文明只有在平等和尊重的基础上相互学习、相互借鉴、求同存异、取长补短、才能实现和平共处、共同发展。

当前国际形势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进一步的发展。科学技术突飞猛

进，人类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但同时也面临着环境的恶化、恐怖主义、难民、贫困、南北差距加大等一系列全球性的问题。

在这一形势下，各国应该以宽广的胸怀和开扩的视野开展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以和平方式妥善处理各种争端和分歧，善待不同文明之间的成果，弘扬人类文化的精华，共同应对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挑战，使国家间真正建立其平等互利、互信、合作的关系，最终实现各国的持久和平、稳定与繁荣。

今年9月11日发生在美国的恐怖袭击事件是对人类的生命的野蛮摧残，构成了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严重的威胁，它与人类文明毫无共同之处。国际社会所开展的打击恐怖主义的斗争是正义与邪恶、文明与野蛮的较量，而不是民族、宗教和文化的冲突。打击任何形式的恐怖主义应当成为世界各国共同的责任。

联合国作为唯一具有普遍性的国际组织其本身就是世界文明多样性的典型的代表，是不同文明汇集的论坛。它在推动不同文明对话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对此，我愿谈以下几点看法。

首先，在政治领域，联合国应该通过开展不同文明的对话，消除冷战在国际关系中的消极影响，倡导国际事务中的民主和平等的原则，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新秩序。

第二，在经济领域，联合国应该通过开展不同文明的对话认真地了解各国，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和困难，从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经济发展的现状出发，制定有效的全球经济合作的战略，使不同文明背景下的人民都能享受全球化所带来的成果，达到共赢的目的。

第三，在社会和文化领域，联合国应该唤起国际社会尊重和发展文明多样性的意识，推动对文明遗产的保护，利用现代先进的方法传播人类文明中先进、科学的内容，鼓励各国人民特别是青年之间开展多种

形式的文化交流，为各具特色的不同文明的发展开辟更为广阔的空间。

中国一贯重视各国、各个文明之间加强交流与对话。今年2月，中国代表团出席了在伊朗举行的亚洲文明对话的会议，阐述了中国政府对不同文明对话的看法和主张。今年9月，全国政协副主席、联合国不同文明对话知名人士小组中国成员宋健在北京主持召开了不同文明对话国际研讨会。

会议围绕不同文明交流对人类历史发展的推动作用，不同文明对话对国际关系发展的影响，以及联合国在推动不同文明对话中所起的作用等三个主题进行了全面的、深入的讨论。这次会议纪要已经作为本届联大正式文件在不同文明对话议题下散发。

中国政府和人民愿继续加强不同文明对话与交流，为世界和平、进步和繁荣作出更大贡献。

兰加查里先生 (印度) (以英语发言)：我们感谢秘书长提出关于联合国不同文明之间对话年的报告(A/56/523)，不同文明之间对话年是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提出的一个值得欢迎的倡议。我们想对参与合作出版《跨越分界：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一书的各位知名人士表示感谢。我们还对那些组织活动以使联合国这个对话年具有实际内容和含义的会员国表示感谢。

在大会指定为联合国不同文明之间对话年的这一年即将结束时，我们似乎理应就在这个过程中出现的各种概念和观点进行思考。

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并非是一个新现象。它自从最早的文明出现时就已存在。这种跨越几千年的对话模糊了不同文明之间的边界。今天的世界不能宣称有数目确定的不同文化；这些文明实际上是多种彼此重叠的文化。然而，文化交流虽然模糊了不同文明之间的分界，但并没有损害丰富的文化多样性。

文化和文明不是静止不变得。它们根据周围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对正在出现的问题寻求新的解决办法

的过程是一个不断的过程。吸收其他文化的思想观点有助于这个过程。

虽然各国社会采纳了其他社会的最佳作法，但它们也保持了本身的独特性。它们这样做是因为他们本能的感到一种从属感和承袭感。他们这样做也是因为它们本身的生活环境永远也不会与其他社会的环境完全相同。

在秘书处的一些文件中，曾经有人说，有两类文明——一类把多样性看作是一种威胁，另一类把多样性看作是一个机会。这种区分是简单化的和危险的。多少年来所进行的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逐渐减少了这种由于民族中心主义所造成的无知，并使人们认识到，所有人类社会拥有本身的文明和文化。

每一个社会都会谋求保护和保持其文明和文化价值观念，这是很自然的。这个对话过程既使人们产生期望，也造成一些不安。这种不安是由于担心一种文明或文化从优劣理论出发可能试图征服其他的文明。潜在的假设是，占优势者将变得更加强大，因此将获胜。然而，对话使我们理解，既没有劣势也没有优势文明或文化。文明是各不相同的。每一种文明的发展过程是独特的。然而，没有那一种文明优于另一种文明。历史是不会终结的。

文明是相互不同的，但其价值观和成就是有共性的。即使在相互交流很少的时代，过去亚洲、中东和美洲的伟大文明，都设法创建了很类似的灌溉系统。除了共同的基因材料和技术进步，不同文明对伦理问题所采取的态度存在着而且始终存在着相似性。这并不奇怪。价值体系与人的状况有关，人性这条共同的线索贯穿于所有这些状况的始终。例如，在所有文明中，生命权是第一位的。还有其他。过去半个世纪，我们的对话使这些得以编纂成国际公认的文书，用来促进和保护人权和基本自由。同时，各种文明和文化精粹所强调的重点有所不同。这表现为承认基本人权的普遍性与个人对社会的义务和社会权利并置所造成的紧张状况。《世界人权宣言》既谈到权利又谈到

义务。在每一种文明中，都努力而且将始终努力在个人与较大的共同利益之间找到平衡。

不同文明对话扩大了我们应当受之指导的价值观和原则的共同特点。这些应当包括自由和参与性的民主、法治和容忍的价值观。它们不应解释为一种强迫接受的东西，一种或另一种文明也不应声称对它们拥有所有权。例如，可以说，古印度的村庄共和国对现代分权和参与性的政治机构概念具有启迪作用，是这些概念的前身。

恐怖主义正是否认这种人类价值观的普遍性。恐怖分子不属于任何文明。他拒绝所有文明的核心价值观——容忍和多样性。9月11日行为的实施者——及别处实施恐怖行为的人——是他们自己的文明所不齿的。他们只能与窝藏、帮助、教唆和支持他们甚至赞扬他们的国家联系在一起。允许恐怖分子和支持他们的国家要挟我们，使我们在讲话时不敢抨击他们，这将会使他们拥有只属于文明人的合法性。

几个世纪以来，印度一直是不同文化的交汇地。印度文明是几种文明融合的结果。它包含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哲学原则、宗教和世俗、对自己特性的肯定和对普遍全球化的向往。我们珍视容忍；我们赞美多样性。我们这样做缘于我们相信并接受全人类的大团结。正如圣雄甘地所说：

“我不想用墙把我的家围得严严实实，连窗户也堵上。我想让世界各地的文化尽可能自由自在地吹过我家。但我拒绝它们把我吹倒。”

不同文明对话应当继续。我们希望，这种对话将有助于不同文明更加和谐相处。

奥迪先生（科威特）（以阿拉伯语发言）：我们今天辩论的是最重要的大会议程项目之一，即不同文明对话。我国代表团研究了关于本项目的报告。在科威特，报告所介绍的活动使人们理解了政府级别和联合国级别对这种对话的重视。这使我们对这种对话感到乐观，它将涉及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

在这方面，我们在科威特感到高兴的是，联合国为加强不同文明对话概念组织一些活动，特别是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教科文组织)决定将这种对话确定为其 2002-2007 年中期计划的战略目标。我们还感到高兴的是，负责联合国不同文明对话年的秘书长个人代表已与重要的国际人士合作，开始拟定对话的议程。这鼓励一些国家和非政府组织花大力气支持不同文明对话和发展我们大家都渴望的国际和平文化。在这方面，伊斯兰会议组织、阿拉伯联盟和其他组织也都参与了。

科威特始终通过开展实际活动支持不同文明对话，我国政府决定支持有关这种对话的所有大会决议。我们还与国际社会合作，继续开展重要活动及教育和文化方案，以庆祝 2001 年的不同文明对话年。

必须强调其他几项活动。科威特已签署几项有关各族人民的国家和政府遗产的公约。它与友好国家订立了双边协定，以便促进教育和文化方案的合作与交流。多年来，科威特一直在国家级别执行一些方案和计划，以便直接加强不同文明对话，在科威特与其他国家间进行持续的交流。为实现这一点，还开展了文化方案、一年一度的艺术节，并让科威特人民参与加强不同文明对话。例如，科威特正举办“卡雷”文化节，这是孩子们一年一度的节日，也是一个国际书籍博览会。科威特还与人权领域的国际组织和有关非政府组织合作，加强国际和平与不同文明对话。此外，还在文化、教育和科学领域与友好国家合作，以便在各国人民之间开展积极的对话。作为 2001 年阿拉伯文化首都，科威特主办了一些文化和艺术活动，并支持教科文组织在这方面制定的方案。

科威特已在国内举办了 16 次文化节目和展出，参加的国家有大韩民国、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和瑞士。许多阿拉伯国家也参加了这些活动和展出。我国还在国外举办展出，在法国、阿尔及利亚、伊朗和也门。目前我国正在同日本一起准备一次海湾国家与日本的对话。我们还同国际社会其他国家一起发挥重要作用，支持联合国不同文明之间对话年，而且我国代表团已就此向秘书长提供了书面报告。

最后我要重申，我们要通过本组织，同其他国家一起帮助保障世界所有各人民都享有和平、安全与稳定。我们还要重申，我们支持《宪章》的有关原则。我国已在大会在有关本议程项目的辩论中将要审查的决议草案中强调的正是这些原则。我们充分认识到这场对话在国家与国际两个范围内，以及对我国本国政府外交政策的积极影响。而且，在 9 月 11 日事件后，我们愿合作加强这一对话，使它成为一次和平对话而不是象有些人现在希望的那样，成为不同文明间的冲突。确实必须促进真正了解所有各种古老文明，尤其是伊斯兰文明。伊斯兰文明谴责恐怖主义，并使我們——阿拉伯人和穆斯林——理解所有各种文化和在各种范围实行谅解。

最后，我要提及秘书长关于本议程项目的报告第 19 段，这一段的内容是适用的，特别是在 2001 年 9 月 11 日恐怖主义袭击之后。这一段说：

“在发生了 9 月 11 日恐怖主义袭击事件后尤其是这样。恐怖主义袭击事件暴露了人类最丑恶的一面，而对话是要能够表现并促进人类最好的一面。不同文明间对话不仅是对恐怖主义作出的必要答复——在许多意义上来说，它是恐怖主义难以取胜的对手。恐怖主义要使人类分裂，而对话是要使我们团结起来”。

我也要赞扬伊朗政府对这场对话的努力以及有关本项目的决议草案。

卡凡多先生（布基纳法索）（**以法语发言**）：1998 年 11 月 4 日联合国大会第 53/22 号决议决定宣布 2001 年为联合国不同文明间对话年的时候，联合国想要强调迫切需要找到办法，在构成我们各人民财富的各种思潮、生活方式、文化与传统之间实行交流。

鉴于 9 月 11 日事件，选择 2001 年来突出不同文明间对话的美德，更加富有意义。必须永远禁止我们已看到的这种暴行，它们把宗教与恐怖主义结合成一种危险的东西。现在有关议程项目 25 的辩论为我们提供了机会。这场辩论，或者说交流意见，使我们有

机会向全世界重申，只有人民之间的谅解才能促进和平与人的进步。

我们感谢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倡议，它使我们能够全面的处理这一现实。事实上，归根结底，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是能够在各人民和国家之间创造一个和平、安全与信任的气氛的唯一武器，因为它使人民能够更好地相互了解，进而促进人民之间的谅解。国际和平与安全的目的不可能完全依靠裁军或者维持和平、建设和平和管理冲突的行动来实现，不管这些行动如何有用，多么值得赞扬。我们还必须增加另一个决定性因素，这一因素顾及人的社会、精神和文化和行为层面。

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无疑有助于预防冲突，因为它是重新建立人与人、各社区、人民和国家之间沟通交流的手段，它们当然都是暴力和不安全的潜在受害者。因此，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对社区和国际关系的和平有重大贡献。

在通信技术已把世界缩小成为一个全球村，在全球化经济迫使人们变得更加密切和更加一体化，进而造成新的相互依赖的时候，联合国必须发挥联合所有会员国的作用，领导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人类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我们所有各国都必须在同样的联合国理想的推动和鼓舞下动员起来，加强我们赢得争取和平、安全与稳定的斗争，以及赢得反对贫困、排斥、不容忍与仇恨的斗争的决心。

让我借此机会介绍我国的经验。我国布基纳法索有一个叫做“轻松友好”的文化传统，它是和平管理我国各文化团体之间关系的一个因素，因此是兄弟对话的一个良好例子。布基纳法索有近 60 个民族团体和许多宗教团体，它们都和和睦相处。“轻松友好”是两个、三个或者更多的民族团体之间，或在同一个民族团体内沟通交流的一种方式。这种传统是我们能在快乐或不快乐的场合开各种玩笑，不管当事人的年纪或者社会、政治和行政地位。比如，一个 10 岁的孩子可以取笑一个 70 岁或更大的老人，或取笑一群人，

而不会引起打架。更好的是，随着一个玩笑接着一个玩笑，这种形式的对话造成一种良好的气氛。当人们通过“轻松友好”发现他们本是一家时，常常就避免了人与人之间的对抗。因为人们仅通过各家姓什么，就能立即找到“对手”。

在宗教方面，各种团体，包伊斯兰教泛灵论者和基督教徒都生活在完全谅解中，并经常合作促进维护我国的和平、和睦与稳定。一个团体过节时，其他团体就表示祝贺。穆斯林过圣诞节，或者基督徒过圣纪的情况是常见的。

这种通过对话形成的文化和宗教的和睦是和平与友谊的因素，我们大家都必须支持它。

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作为一种超凡的价值很显然需要宽容、接受和尊重其他人的思维、生活和行为方式。所有这一切必须扎根于我们的社会、我们的习俗和我们日复一日的存在。换句话说，促进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首先必须通过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视为基本规则的对话文化。这正是实现我们所渴望的普遍文明的必要条件。

布基纳法索作为题为“开展不同文明之间对话的全球议程”决议草案 A/56/L.3 的共同提案国赞同这一目标。它重申将全心全意地支持该对话进程以及执行将要通过的纲领。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新加坡代表发言。

陈贻宛女士（新加坡）（以英语发言）：我们在不同文明间的对话正受到那些与其说是愿意对话倒不如说是嗜杀的极端主义分子威胁的时刻举行会议。已经有人公开叫嚣支持暴力和谋杀，更糟的是，他们喜笑颜开地坚持不同文明之间的战争状态。

这种叫嚣是非法的。它们是蓄意、不负责任的挑衅。我们作为国际社会的代表有责任明确和果断地对这种叫嚣给予反驳，并以实际行动给予回击。

或许我们应该重新审查“不同文明间的对话”一词。对话按照其定义应该仅仅是双方之间的对话。我

们正在进行一场全球对话，有许多参与者。因此，对话必须在许多层次举行，并不是所有，甚至于并非大多数的对话都应该在政府一级举行。事实上，政治层次可能是所有层次中最不重要的。国家始终明白必须根据其各自的战略利益彼此接触。它们在这么做的过程中是可以依赖的。

文明并不是有着既定边界的单个实体。文明不仅仅是宗教。文明是历史、地理、种族、伦理、哲学、宗教、政治、经济、风俗、传统、烹饪、审美、习惯和时尚的动态融合。由于这一原因，更重要的对话是普通个人之间的对话。这体现在全世界举行的千百万次政府间、商业、教育、学术和纯社会性的交往上。这一对话每日、每时和每刻都在进行。在过去 10 年里，随着传播技术和全球化的发展，它已经变得更为深入、丰富和广泛。在这些不确定的时期，极其重要的是我们不允许恐怖削弱这一全球化联系网络。

贸易和商业可能是不同文明间诸多可能的接触层次中最重要的层次。从历史上看，不同文明之间的主要和平接触是通过贸易来进行的。从古代起，著名的丝绸之路将东方中华帝国与西方的罗马帝国联接起来，在它们当中贯穿了几十个不同的社会。即使是在今天，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商务和专业交流仍然是与不同于我们自己的其他人接触的主要渠道。在过去 10 年里，通过自由贸易和外国投资进行的全球经济一体已经大为增加。这转而加深了我们与我们自己的社会和文化之外的人民和平交往的机会。

重要的是，不仅不回避这种交往，而且要扩大和加深这种交往。现在仍存在的情况是，发达国家趋向于在它们之间彼此进行贸易和投资。从 1998 至 2000 年，76.3% 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向了发达国家，只有 21.4% 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向了发展中国家。考虑到世界经济的虚弱状况，这种差异将有可能扩大。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必须尽力扭转这种现象，为此可以采取的办法是实行贸易自由化，减少进口壁垒并援助发展中国家创立所需的社会、法律和物质基础设施，以鼓励外国投资。发展中国家想要和需

要更多的，而不是更少的一体化。它们希望能够充分参与全球对话。

人员的流动虽然是无意识的，但却是不同文明间的对话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国际劳工组织估计，截至 1999 年，多达 9700 万人在并非他们出生的国家中生活和工作。这并不包括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难民专员办事处）1998 年底估计的约 1150 万难民和国内流离失所者。

每一个社会都有外国人在其中生活和工作。这是经济繁荣和文化交流的重要来源。由恐怖主义威胁所造成的忧虑在许多国家已经导致日益严重的排外心理并要求限制移民。如果人员和技能的流动受到进一步限制的话，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会遭受不幸。

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或文明可以问心无愧地声称在种族、文化、宗教或社会上是同质的。世界上的各个文明已不再是单独的实体，而是在文化上和地理上不可分解地缠绕在一起的。在过去 100 年里，曾出现过许多受到误导的图谋，试图创立在种族、宗教或政治上“纯粹的”社会。这些图谋只能给千百万人带来流血、痛苦和死亡，从逻辑上看，这种结果自然会令人信服地告诉我们这种图谋是徒劳无益的，以及它其可能会产生的邪恶后果。

我们不应该陷入这样的圈套：认为文化是静态、固定和不可变的。正如秘书长近来所说的那样：

“……这些词语，即文明、文化并非一层不变或永恒的历史事实，而是不断变动的机体，总是变化、成长和发展，通过相互作用不断使自己适应新时代和新现实。”（根据 2001 年 2 月 5 日在西顿·霍尔大学外交和国际关系学院的讲话改编）现代新加坡在其 200 年的历史中因共同生活和工作在一起的不同族裔之间富有成果和收益良多的交流而繁荣。每一个族裔群体尽管仍保留了对其自己历史和认同的强烈感受，但又适应和参与了与其他所有方面的联系。从这一意义上讲，新加坡是整个东南亚的一个缩影。我们的区

域是世界上东南西北最大的交汇点之一。在过去几个世纪里，来自中国、印度、阿拉伯波斯和欧洲的影响均在这里交汇和融合。这同样也是今天的情况，但不同的是，这些影响来自世界各地。

无论是现在还是过去，最强大和最富有复原能力的社会一直是那些能够适应不同的思想、意见和行为的的社会。文化上单一的社会，诸如在栽种着同一种庄稼的农田里，对其外部环境的突然变化是最为脆弱的。如果一块田里只栽种了一种庄稼，一种虫害可能会杀死农田中的所有庄稼。在一块栽种许多种庄稼的农田里，许多庄稼将不受虫害的影响，庄稼从总体上讲将存活下来。

就象任何生物物种那样，社会和文明也在处于一个不断演变的阶段。停止演变并不意味着一个物种达到了完美无瑕的程度；停止演变就意味着消亡。一种回避多样性将自己封闭在思想和信仰的茧包内的文化，就不会发展和百花齐放；它将会窒息而死。对于人类发展可能作出的任何贡献都将会随之而消亡。一个向其成员灌输恐惧和仇恨任何不同事物的社会，就是正在播下其自己灭亡的种子。

一个生物物种存活的时间平均为100万年。不过，有两种方法可以使一个物种消失。一个方法是完全消亡，没有留下任何遗传特征。另一种办法就是，转变为其他的物种，就像某些恐龙已经演变成为鸟一样。人类社会在任何时候也面临着两种可能性。今天仍旧存在的任何社会都与其100年或者1000年之前有很大的不同。通过与其他文明社会的相互作用，每一种文明都在变化、发展和努力生存下来。在维持和加强各种文明之间的对话中，我们正在选择继续生存而不是消亡的道路。

阿布勒·盖特先生（埃及）（以阿拉伯语发言）：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重要。这种对话始于几年之前一种旨在促进不同文明之间更密切接触的哲学思想所提的建议，以便抵制当时所称的不同文明之间的分歧和碰撞不可避免的说法。我们现在目睹了令人震惊的事件，这些事件迫使我们改变对

这个问题所采取的办法。今天，由于我们的共同命运，我们把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事实上看作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而不仅仅是一种哲学辩论，而这种辩论属于研究和著述领域。今天，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一种能使我们走在一起，旨在实现和促进共存的认真的对话，而不是需要一种使我们分开的对话。我们需要建立一种能实现我们的统一的框架，来抵制分裂和孤立的要求。

我们还必须界定文明的含义以及与其他概念——诸如文化、民族主义、宗教和其他因素相联系的思想 and 概念的含义。确实，要想就文明这样的概念达成一项明确的定义是非常困难的。事实上，文明有多种定义和解释，多数都基于各种历史和地域因素的结合，而且这些因素之间也在相互作用——这包括语言、文化事件和品位。所导致产生的智力混合物促使各种信仰和各种民族的人汇聚在一起，这些人在广大的地域范围内长期共存和碰撞。我们认为，文明是符合代表所有这些因素的真正想法及其相互影响的意愿的产物。

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首先始于所有文明之间平等的想法，始于正确的评价每种文明通过其独特的知识和历史为人类命运作出的贡献，而不应试图对其他文明持有偏见或认为优于其他文明。对话应始于按照其自身的经验、资源和发展程度以及多年来发展起来的独特的传统和风俗习惯，对每一种文明的独特特性和多样性的理解。所有文明的人类遗产无疑会丰富使我们相互和解的要素，丰富所有文化的共同的价值观念。这有助于我们应付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我们可以基于这个遗产强调我们共同命运的几个突出要点和建立对话的几个基本点。请允许我举出下列几点。

首先，所有文明尽管存在分歧，但都是一个统一的系统即人类文明的一部分。某个特定地区或文明的发展和进步程度，将最终取决于其他文明的发展程度。

第二，人类的进步并非通过某一单一文明的努力而取得。所有文明都通过一个长期的渐进过程，共同

为建立这样一个复杂结构作出了贡献，以创造这样一个人类结构。

第三，开始这种不同文明之间对话的最佳场所是在各具体文明之间进行对话。事实上，在任何特定文明内，都存在着许多民族、宗教、语言、方言以及其他等等。如果没有在各种文明本身内首先实现共存，人们就不可能设想在各文明之间实现共存。

第四，各种文明必须通过消除所有优越感的负面影响，通过抛弃那种抵制健全逻辑和思维的概念，经历一个净化过程。

第五，我们必须懂得接受而不是反对其他文明的重要性，因为存在着不同的信仰和生活方式。

我国总统穆巴拉克于几天之前在西班牙举行的欧洲—地中海论坛期间，就埃及关于不同文明之间对话的概念进行了出色的阐述。他指出，我们必须理解，宗教绝不能用于不同文明之间冲突或各民族之间对抗的借口。每一种宗教都应该成为各民族之间对话和共存的推动力量。正如穆巴拉克总统也已强调的那样——我们穆斯林对此感到非常自豪——穆斯林并不是推动阿拉伯—伊斯兰文明发展的唯一动力；生活在那一文明环境中的基督教徒和犹太人也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们作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这再次确认了阿拉伯—伊斯兰文明的崇高基础，强调了它的宽容与接受他人的精神，它摒弃冲突和霸权的主张。

林格先生（白俄罗斯）（以俄语发言）：白俄罗斯共和国代表团欢迎在大会第五十六届会议一般性辩论即将开始之际就不同文明之间对话的项目展开讨论。这一安排不仅使我们能够在本届会议上对这一重要的议程项目展开讨论，而且也确定了大会的会议工作与即将在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和外交部长级别上展开的有关当今最紧迫问题的意见交换之间存在着合乎逻辑的联系。

非常具有象征意义的是，联合国不同文明之间对话年正值新世纪和新千年的开始。现在正是人类特别重视审查不同文明之间的广泛多样性、它们的共同特

性和差异的时候。从总体上来讲，这些因素是世界社会的一大遗产。在目前形势下，在国际关系的一个新阶段——全球化时代——的初期，我们必须认识到，组成世界各国大家庭的不同国家的历史、文化和社会传统之间的对话、交流与互动，是人类社会进步的真正——而不是抽象的——推动力，而这在以前所有世纪和千年中，已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历史发展趋势。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将有助于世界未来的繁荣。

2001年9月11日在美国几个大城市发生悲剧性事件之后，秘书长科菲·安南在大会第五十六届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向各国代表发表讲话时具体提到了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这并非巧合。白俄罗斯深信，之所以会发生前所未有的恐怖主义行为完全是由于恐怖分子无视当今世界各国文明共存的基本前提条件：持续的交流和协作。以孰优孰劣为依据，基于种族、宗教或民族不同而产生的不同动机有可能导致出现不可预见的后果。我们应彼此丰富，彼此借鉴，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交流专长并开展合作。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在相互信任、和睦和理解的基础上，和平地解决现有的所有分歧。当然，这一点很难实现，但却是可能的。

不幸的是，人类目前的高度发展仍不能确保当今世界的充分和谐与完善。我们的世界充满了冲突、环境和社会动荡。目前，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差距日益加大，难民人数和平民伤亡人数日益增多，儿童越来越多地参与武装冲突，艾滋病毒/艾滋病不断蔓延以及存在其他挑战和震荡的背景下，军事开支却在日益加剧，这种情况令人关切。

在此背景下，应该指出，当今的许多冲突恰恰发生在一些当地文明的交叉口。科索沃以及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局势及中东和阿富汗地区的紧急状况只是其中几个例子，说明了不同宗教、文化、民族和传统之间的对话与和解对寻求和平解决冲突，从而确保世界社会在今天和未来实现可持续和可预见的发展而言，已变得至关重要。

随着全球化趋势的加剧，极其重要的是，必须在国际关系中扩展真正的民主和平等，使各方理解所有国家——无论大小和贫富——均享有平等权利，以便实现我们的共同目标。我们认为，正是在这一情况下，我们应该探讨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的问题。安全理事会第 1373(2001)号决议所设安全理事会反恐主义委员会的工作重点是争取会员国的广泛支持，它所作的各种努力应该继续和加强。在这个重要机构工作的所有阶段，所有各国的意见都必须尽可能得到考虑。对我们来说，这是委员会取得成功的先决条件，也是建立一个抵御国际恐怖分子的牢固屏障的真正希望。

白俄罗斯赞成联合国应在鼓励不同文明之间对话进程中发挥关键作用的构想。我们支持秘书长这样的意见：

“联合国本身就是这样一种信念中创建的：对话能够战胜不和，多样性是一种普遍的长处，而且世界各国人民更多地是以共同命运联系在一起，而不是因其各自不同特性而分裂。”

从这一立场出发，我们加入了载有《开展不同文明之间对话的全球议程》的大会决议草案的提案国行列。决议草案通过之后，联合国将能更容易地在这一领域开展进一步行动，排除采取不连贯而且零散的措施的可能性。

白俄罗斯深信，只有所有会员国都采取实际步骤，才能推动实现我们今天为自己确定的目标。在这方面，白俄罗斯人民以及总统和政府都希望能遵循这样一个古老的哲理，即一切从自己做起。今天的白俄罗斯就是不同文明之间对话的一个缩影。我国境内有 140 多个少数民族，他们都享有自由发展和弘扬其文化、历史和语言的权利。在白俄罗斯登记大型宗教团体有 26 个。国内不同教派和民族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是很稳定和可预测的。

科学和社会学研究的结果清楚显示，白俄罗斯不存在发生社会或心理紧张状况或种族关系方面冲突的客观原因。它们还显示，在良好传统的背景下，我

们主要的民族群体与其他族群——俄罗斯人、乌克兰人、波兰人、犹太人、鞑靼人等等——之间已建立了可持续的交流。

组织召开有少数民族代表参与的圆桌会议以及鼓励举办民族文化节和各民族之间科学接触的做法一直是白俄罗斯的一个长期传统。随着独立国家联合体的成立，白俄罗斯一直积极参加前苏联的所有一体化倡议，将它们视为以前构成一个单一国家的新独立国家实现稳定经济与政治发展的必要前提。我们希望能在今后发展这一战略。

我谨以我国政府的名义，向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代表，向这个具有丰富传统的国家的总统穆罕默德·哈特米先生阁下本人以及向科菲·安南先生和他的个人代表詹多梅尼科·皮科先生表示由衷感谢，他们在倡导不同文明之间对话的崇高理想方面作出了宝贵的贡献。白俄罗斯将帮助进一步推动发展这项倡议，并使之成功。

佐藤先生（日本）（以英语发言）：首先，我谨借此机会代表日本政府诚挚地祝贺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总统赛义德·穆罕默德·哈特米阁下提议在不同文明之间进行这一对话。

我也要表示我们感谢秘书长的特别代表詹多梅尼科·皮科先生以及秘书长所任命的知名人士小组出版题为“越过分界线：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的书刊。这本书是联合国不同文明之间对话年的具体成就之一。

联合国不同文明之间对话年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划时代的事件。它敦促世界各国和各国人民通过基于互相谅解与容忍精神的对话来寻求和平与共存。因此，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9月11日的罪恶的恐怖主义袭击以最残忍的方式使我们了解到文明所面临的另外一个威胁，即恐怖主义的规模。

国际社会必须合作消除这种恐怖主义袭击。在这方面，非常鼓舞人心的是，在大会的全体会议上，171位代表团结一致，谴责恐怖主义并强调防止和消除恐

怖主义的必要性。与此同时，这样一点无论怎样强调也不过分，即我们所面对的是恐怖分子，而不是穆斯林、或伊斯兰或阿拉伯国家。

在今年，即联合国不同文明之间对话年的1月份，在当时的外务大臣河野洋平先生的领导下，日本政府发起一项新的主动行动，寻求进一步促进日本与伊斯兰国家之间的相互了解，作为努力促进不同文明之间对话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这一主动行动之下，日本政府展开了一系列旨在加深理解伊斯兰的新努力，并在日本和伊斯兰国家的人民当中创立一个知识分子网络。由于这些努力，将于2002年3月在巴林举行一次网络研讨会。日本政府还于今年3月份在东京主办一次研讨会，题为“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从一个冲突的世纪到一个共存的世纪”，来自不同国家的许多年轻人应邀参加讨论全球性问题。这次研讨会制订了一项报告，提交给秘书长。

今天，鉴于日本所作的这些努力，我希望表明我国政府对不同文明之间对话的看法。也许有人会说，从历史的角度看，今天的世界是全球不同文明之间互动的结果。虽然冲突有时是由于这些互动而产生的，但是人们毫不怀疑，每一种文明通过与其它文明之间的互动得到激励和进一步丰富。位于亚洲东面的边缘，日本在其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把不同文明的许多方面同化吸收进入自己的文化。因此，我们很容易理解这种互动的意义。根据我们自己的历史经验，我们清楚地意识到，对不同宗教、文化、习惯等等的理解以及加以接受的容忍态度是至关重要的，这样才能获得不同文明之间互动的好处。

今天，再次变得重要的是，不同的文明不是竞争支配地位，而是承认彼此之间的不同，并通过对话和交流表现出相互尊重。

随着全球化的继续发展，商品、资金、信息和能源以比以前更快的速度，跨越更远的距离从一个地方流往另一个地方。因此，不同的文明在非常短的时间里，以涉及所有社会的方式彼此进行接触。此外，全球化虽然给一个社会带来许多好处，却在这个社会里

产生各种差别，使得人们如何回应即将出现的新的思维方式、文化和习惯进一步复杂化。这有时在人们当中产生对与自己不同的文化的不容忍，甚至可能导致冲突。

然而，全球化是一个无法制止的现实。日本政府认为，重要的是，人民承认这一事实，并且理解和尊重其他人信仰的宗教以及其他人所珍视的文化和习惯。基于这一认识，我们认为，至关重要的是，特别是在将对世界未来承担责任的年轻人当中促进交流。

重要的是传播关于不同文明的知识。但更为根本的是，世界各国人民应当承认居住在世界不同地区并且有不同种族身份、宗教、文化和习惯的人都是与自己没有什么不同的人。为了加深这种认识，个人交流是至关重要的。

《联合国千年宣言》指出，容忍是二十一世纪国际关系的关键。换言之，人类在其各种各样的信仰、文化和语言当中必须相互尊重，必须积极地促进一种和平的文化以及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我们的责任是实现所有会员国的所有领导人都赞成的这一目标。实际上，联合国不同文明之间对话年在这方面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机会，在今后几年，我们将必须继续进一步努力加强彼此之间的合作，以便在联合国的这个对话年期间在所取得成就的基础上扩大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和交流。

因此，在结束发言之前，我谨指出，正是基于这一认识，日本政府这方面将继续在这个领域作出一切可能的努力。

舒博克什先生（沙特阿拉伯）（以阿拉伯语发言）：人类曾希望，二十世纪的结束将为这个世界创造一个适当的机会，来回顾过去一个世纪的事件，评估其伟大的胜利和出色的成果，审视其破坏性灾难和血腥悲剧，并从中汲取教训。人类渴望使本世纪成为一个宽容、合作和团结的世纪，这样一个世纪将加强人类大厦，并且把安全、和平、进步和繁荣带给所有人。

然而，美国遭受的灾难使国际社会感到震惊，这一残忍的恐怖主义行径使国际社会感到愤慨，所有爱好和平的人民和负责任的政府都予以谴责。其中主要包括阿拉伯和穆斯林政府，它们受到恐怖主义的伤害，并且遭受极端主义和暴力的损害。

令人遗憾的是，在西方有一股潜伏势力，它们埋伏着准备袭击伊斯兰和阿拉伯人，它们把穆斯林和阿拉伯人看成是时代精神的真正敌人，并且把它们同恐怖主义挂钩。它们用所谓的绿色危险——伊斯兰教——取代了红色危险。其中一些有偏见的势力声称，在纽约和华盛顿发生的灾难足以证明，遵从、和睦和相对优势等价值观念能够全球化这一理论并不适用于穆斯林和阿拉伯世界，因为穆斯林和阿拉伯世界对西方价值观念充满如此深刻的仇恨，以致来自这些世界的一些个人准备面对死亡、对无辜者造成极大痛苦并且威胁要毁灭西方世界。

这种有偏见的人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既恐怖主义是一个国际现象，它不限制于任何一个国家、种族或宗教，在整个历史中，它存在于每一个文化和国家。他们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既他们指责充满仇恨的地区正是向世界传授爱与宽容的神圣宗教的摇篮，该地区人民为人类文明做出了重大贡献。恐怖主义不可能象一些人为其政治目的辩护而声称的那样是一个伊斯兰或阿拉伯现象。在自由和社会主义西方以及具有各种各样民族和国家的东方，有无数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运动。每一个文化受到那些以带有偏见的方式加以歪曲的人的伤害，这些人对该文化的解释与现实、历史和事实有很大的出入。

最近的恐怖主义行动及其造成的后果给人类沟通造成消极影响，并且使所谓的不同文明之间冲突的概念重新抬头，这突出了在不同文明之间进行对话和不同文化之间交往的需要，以弥合带有偏见的人企图扩大的观点和价值观念的差距。

那些提出不同文明之间冲突的理论，并且声称历史是暴力产物的人从这样一个前提出发，即冲突是个人、民族和国家之间关系的基础，反映了人的本性，并且成为人类社会之间交往和竞争状况的特点。

然而，事实证明，冲突的动机是寻求自我利益、好处和目标，当一个飞扬跋扈的、残暴专横的国家单方面地将其自身经济利益和政治目标放在首要地位的时候，就产生了充满仇恨与残忍的暴力。什么地方缺乏公正与公平，什么地方也就有暴力，每当双重标准的做法成为国际关系的准则时，也会发生暴力。煽动人们采取暴力行动的极端主义是在损害重要的人类价值观念和人民天赋权利的情况下支配人类和国际关系的缺陷的结果。极端主义、暴力和恐怖主义是过度压迫和缺乏自由与公正的结果。

以各国政府、机构以及区域和国际组织——其中最重要的是联合国——为代表的国际社会应该团结起来，努力查明恐怖主义的根源，理解其起因并且努力找到公正解决各种冲突的方法。根除恐怖主义、切断其资源以及消灭其中心需要以各国人民之间公正与平等为基础的国际政治行动。

对双重标准的怨恨是在恐怖主义保护伞下犯下的任意的、有组织的暴力行径的原因之一。只有公正才能缔造和平，并且使所有人民认识到，他们生活在一个尊重每一个人并且不歧视任何人的国际秩序中。文明是在各种文化交往以及自上帝创造地球并且使人类在地球上居住以来所汇集的人类知识的基础上制造的工具，并且将永远如此，直到上帝收回地球以及地球上的万物。

如果我们要避免衰落，明智者和英明者之间的对话成为当务之急。9月11日事件表明，某些历史敏感性仍然继续存留在东西方国家的潜意识中。我们感到惊讶的是，无数裂痕扩大了，某些过去的残余和随之产生的仇恨开始出现。我们开始读到并且听到荒谬地将宗教、文明和文化分类的做法。

尽管我们不能改变过去、但我们必须为未来共同努力。我们必须努力找到一种开明的文化远见，这种远见强调国际关系的积极方面和联合国为建设现在和准备未来做出的贡献。世界也发生了变化。国家不在是一个具体文化和宗教的纯粹表现，因为人民之间的交往并不承认宗教差异，人类团结超越宗族分歧。

沙特阿拉伯王国要求继续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以及呼吁人类沟通、谅解和国际合作，因为我们相信上帝说的话：

“众人啊！我确已从一男一女创造你们，我使你们成为许多民族和宗族，以使你们互相认识。在真主看来，你们中最尊贵者，是你们中最敬畏者”。（《古兰经》，第 49 章：第 13 节）

孤立之墙，对别人的成见，带有种族主义色彩的称呼，嘲笑其他人的价值观念、宗教、宗派和信仰，优越感和可恨的自私自利不是《古兰经》的教义。人类本性是为所有人利益在人类中间进行探索、交往和合作，这要求承认其他人的权利、信仰和价值观念。

沙特阿拉伯王国相信不同文明和文化之间对话的重要性，在 25 年多之前就建立了穆斯林和梵蒂冈之间的首次对话。我国还在世界各地建立了无数文化中心和科学院，以充当伊斯兰教和其它文化之间的桥梁。目标是加深理解，并且建立共同的价值观念和基础，以加强人类争取和平与合作的呼声。

沙特阿拉伯王国要求在不同文化之间进行以相互尊重为基础、并且不受历史束缚的对话，以确保对话不局限于与目前毫无关系的问题。沙特阿拉伯王国要求进行陶冶和启发人们的头脑、处理人道主义问题以及提高认识的对话。沙特阿拉伯王国要求找到受文明精神启示、以平等和公正为基础、并且建立在价值观念、理想和原则基础上的解决方法和妥协。

沙特阿拉伯正呼吁举行一次对话，以帮助各国一道消除长期以来积累的误解、猜疑、错误认识和偏见的障碍。我们呼吁进行明智的对话，以使全球化合理化和得到控制，并确保它不会由一种促进各种文明和文化之间的互动及推动知识进入建立在其他文化废墟上的单一文化的机制而发生改变。它不应造成把某种价值强加给其他人，而不适当考虑到其信仰和文化遗产。

我们生活在一个关系、利益和福利相互依存的世界中。所以，人类应在国际上展开具有创造性的合作

并制订各项计划和方案，以对我们都面对的威胁作出反应。谁也不能把自己隔离于世界上的各种问题。我们都必须一道努力，创造一个没有战争、冲突、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以及没有疾病、无知和贫穷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存在着正义与平等，以确保后代人的更美好和更稳定、更仁慈和更繁荣的未来。

阿罗奇先生（摩洛哥）（以阿拉伯语发言）：我谨代表摩洛哥王国感谢秘书长科菲·安南先生；他的个人代表詹多梅尼科·皮科先生；知名人士小组；联合国教育、科学和文化组织为推动和加强不同文明之间对话的设想所作的不懈努力。

我们还要感谢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代表团，它极为有效和成功地领导了专家小组的工作，该小组的任务是为摩洛哥所支持的不同文明之间对话拟订一项《行动方案》草案。

对话的原则是伊斯兰社会的根本教义之一，它始终赞成各国人民之间的理解和开诚布公。正如万能的主所说的那样，

“众人阿！我确已从一男一女创造你们，我使你们成为许多民族和宗族，以便你们互相认识。”（《古兰经》，49 章：13 节）

本组织是由于 56 年前代表不同文明的很多国家之间进行的建设性对话而产生的。这些国家宣布它们决心使后代免于战祸，力行容忍并本着睦邻友好的精神相互和平共处。这些崇高的目标只有通过促进各种文明之间的对话文化才能实现——这一对话由于全球化而变得比以往更加必要，全球化正日益揭示出人类多样化各个方面的深度和复杂性。

摩洛哥王国坚信对话的有利性质基于其国际关系的历史。实际上，正如穆罕默德六世国王陛下在向由伊斯兰教育、科学和文化组织举办的不断变化的世界中各种文明之间对话国际研讨会的与会者所发的信函中强调的那样，摩洛哥一直是并仍然是容忍与共处的交汇点，是理解的安全港及在不同社会之间的文明与文化方面建立交流渠道的起点，无论这些社会

的宗教和信仰是怎样多样化的，并有很多不同的根源。

摩洛哥的特殊地理位置使之成为欧洲、阿拉伯世界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接触点，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国的特征。我国历史上的史诗般的安达卢西亚时期，就是我们的精神的一部分。摩洛哥在这一从十二世纪至十五世纪的历史时期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这一期间神圣的宗教从未这样交流过，科学和艺术以地中海区域前所未有的方式繁荣。安达卢西亚的遗产可以见于马拉喀什和非斯的手稿与建筑设计中，以及塞维利亚、科多巴和格拉纳达的手稿与建筑中。

阿拉伯人还成为联接西方文明的环节，因为他们能够保存和发展希腊和罗马传统，并随着把它传到欧洲而加以丰富和改变，它在欧洲促成了伟大的文艺复兴时期。

所有文化都得到其他文化和其环境的营养。它们从这种接触和开放中受益并繁荣。我们还懂得，如同个人一样，当各国封闭自己时，就好像它们已经死亡或消失。一个社会必须接受并保护个人的自由、意见的多样化及对分歧的尊重。任何对话都必须得到肯定容忍的支持，即使这造成明显——尽管是得到控制的——的失序。

诚然，不同政治和社会制度的存在，意味着自由和民主在每个国家中可能不尽相同。然而，却有一个受到国际社会监督的根本人权原则核心，它保护个人的实际完整和尊严，各国都必须予以尊重。

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基于对基本人权的尊重。但它要想得到发展，就必须充分考虑到人的认知的相对性和多样性，并在确定文化模式、建立历史上数百年来形成的概念、记忆和感情的等级时放弃任何伪装。

一些集团在试图巩固并保护其文化时，建立了外部威胁的设想，企图以各种文明的冲突的概念取代冷战。制定这种嘲弄历史和人类学的简单观念的进程，已经开始。但我们注意到这种观念今天只有数量极小的极端分子集团为其辩护。

还有一些其他人要从极端分子的行动中受益，对一个具体的宗教或文明作出判断。这种企图是不能接受的，因为它们旨在唤醒我们希望永远不再看见的沙文主义与不和。

我们绝不忘记，把我们统一在一起并成为联合国基础的普遍价值，还取缔集体有罪、集体负责和集体惩罚的想法。整个社会群体都会因畸变而消失，但只有个人负法律上的刑事责任。

我举了安达卢西亚的例子，但我还可以提到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上个世纪在复兴现代艺术方面发挥的独特作用。这就是为什么过去 10 年来全球化的加速决不应意味着整齐划一或世界的同质。国际社会有责任确保在开放贸易和经济疆界的同时，尊重世界上文化的多样性，世界的丰富多彩就体现在这种多样性中。

因此，文化之间的对话需要抛弃全球或区域霸权的態度。不同文明间进行深入对话的最佳措施在于国家间的合作，以及在一国之内，允许地方文化表现自己，管理自己的事务。一个民族压迫另一个民族不能被看作是消除了一切限制；它必然将自己置于主人与奴隶的关系中，这种关系最终不仅限制了奴隶，而且也限制了主人。

在今年，2001 年，我们目睹了 9 月 11 日的悲剧和中东局势的恶化——巴勒斯坦人民的绝望和困境不断加剧，因此，我们希望，不同文明间对话年将导致人们采取具体措施。不仅消除恐怖主义，而且恢复生活在暴力、困苦和文化日渐沦丧的重压下的巴勒斯坦儿童的希望。

摩洛哥相信，本组织是一个可以活跃对话、并在人类活动的各个领域产生成果的机构。鉴于不同文明间的对话是一个促进文明间和文明内包容、公平、正义、平等和宽容的进程，摩洛哥决心在区域和国际范围内推动加强信任与和解，以通过我们的集体意愿，建立一个新世界，让全人类都生活在爱与和谐之中，这种爱与和谐源于以正义和平等以及恢复个人的天

赋权利为基础的和平原则，符合维护各国和平与稳定的国际法。

穆巴雷兹先生（也门）（**以阿拉伯语发言**）：首先，我希望表明，也门代表团很高兴地看到人们日益关注不同文明间的对话。这体现了对充斥着战争和紧张局势的上个世纪经验教训的一种共同意识。为在语言和行动上通过对话和民主确立基于正义、信仰和相互尊重的国际关系，大会第 53/22 号决议宣布今年为联合国不同文明间对话年，这是一个非常必要的步骤，它将有损于我们从冷战之后和全球化势头及其各种机制中受益，在寻求解决 21 世纪初我们面临的经济和社会问题时，这些机制加强了国际合作。

9 月 11 日的恐怖主义攻击突出表明了，迫切需要加强对话，交流思想，以不仅结束恐怖主义，而且在世界上消除冲突和紧张局势的所有根源。毫无疑问，9 月 11 日的事件表明，消除恐怖主义已成为联合国内外共同努力的一项当务之急。各种形式的恐怖主义不仅威胁到某些国家的安全与稳定，而且导致了个人和民族的对抗和分裂，妨碍了发展和进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要加强努力，推动不同文明间的对话。正如秘书长在其报告第 19 段中所言，“不同文明间对话不仅是对恐怖主义作出的必要答复——在许多意义上来说，它是恐怖主义难以取胜的对手——恐怖主义用排斥和敌对的眼光看待世界，对话则促进接纳，承认真理不是仅仅掌握在一个群体的手中。”

我国代表团满意地注意到迄今为止开展的活动。秘书长的报告清楚地表明，这些活动大大推动了通过相互尊重和宽容来实现国际合作与谅解的基本原则。这里，我们希望表明，我们赞赏哈特米总统发挥的作用，他促进了人们对不同文明间对话的重要性的关注。

纵观历史，也门始终是亚洲与非洲之间地理、文化和文明的交汇点，而且始终是一处夏季和冬季贸易中心。也门通过其媒体、专门方案和教育课程促进对其他文化和文明的开放。过去两年来，它还同样目的在研究中心召开了各种研讨会。

然而，这些共同观念和交流——尤其考虑到秘书长所说的我们应当利用传统手段和教育——以及为引导民众、尤其是青年人的观念所需的帮助都要求我们制订一个长期战略。在我们看来，重要的是促使媒体工作人员发挥更大作用，因为他们能对公众舆论和外交政策的制定发挥较大影响。

不幸的是，发生 9 月 11 日恐怖主义行为后，一些新闻从业人员立即将国际恐怖主义同阿拉伯人和伊斯兰联系起来。这种做法无视逻辑，在全球化和普遍民主的今天，只能为文化冲突和文明冲突的谬论作伴。这使得我们必须加倍努力打开对话的新渠道，鼓励公开性和尊重多元民主和文化的多样性。不容忍、种族和宗教的分歧和优越感，让人类饱受侵害与拖累。

最后，我们应该支持我们面前的决议草案，以促进文明间的对话。

巴尔德斯（智利）（**以西班牙语发言**）：在联合国历史上，今天来谈论人类的文明，或许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因为如同历史上其他黑暗时期一样，今天有人试图为暴力开脱，说暴力为的是保护文化，有人正在以上帝的名义犯下滔天的罪行。

正因为如此，我们今天不得不反思我们许多集体的信仰和记忆，宣布多样性是我们的财富，这一财富还包括了将我们团结起来的容忍、自由和尊重普遍人权等价值观。

智利欢迎这一对话，欢迎哈特米总统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促进这一主动行动的努力。这些会议已经变得更为经常，而且遍及各大洲。我们同其他国家一样，希望这些会议将有助于让千百万人不至于失去人的理性、不至于忘记所有的文化都是生活，世界上只有一个上帝、即地球上万物的缔造者。我们受到了这一希望的激励。

我们将此看作是不同的辩论，这一辩论不是针对我们通常所处理的那些问题，例如国家权力和威望。联合国内有其他的场合处理这些关注。但我们高度重

视联合国应该这样深入地思考。我们欢迎秘书长的报告，他在报告中指出，我们也认为联合国是

“不同文明间对话的天然场所；对话在这里可以大显身手，在人类活动的每个领域结出硕果”。(A/56/523, 第 15 段)

正因为如此，我们希望在这里谈一谈我们认为我们赖以生活的首要的真理。我们希望以挑剔的眼光审视我们的文化，重新考虑哪些是属于我们的价值观，哪些不是我们的价值观。我们希望我们的生活能够让我们欣赏对我们来说属于外来者的人的理性。

因此，我们重申，我们十分珍视容忍，将它看作是最大的人类财富，是我们人类本性的核心，看成是一种品德，这种品德使我们能够认识到一切文化都有其特点和用言语难以表达清楚的特性的那种价值。

我们拉丁美洲人起源于是伊比利亚半岛混居的众多居住者，有哥特人、阿拉伯人、卢西塔尼亚人、加太罗尼亚人、巴斯克人和犹太人，他们同美洲大地上各土著种族混合在一起。考虑到这些现象给我们的历史留下了深刻的影响，我们不能无视多样性的价值和不容忍带来的痛苦。

今天，在考虑全球化带来的迅速变化和全球化如何因技术革命带来难以置信的进步使以往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文化和地区走到一起来的时候，我们必须承认，这是自发现美洲和这一发现引起种族和文化的交汇并带来巨大的痛苦以来，人类从未经历过的巨大变化。

正如 1550 年查理五世召集的会议引起了巴利阿多里德争议一样，我们仍在继续评判两种看法孰是孰非，一种看法是像西内斯·德塞普尔韦达一样，从当时的包括社会地位、等级和统治阶层的的不平等原则出发看待世界；另一种看法是我们这些人像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一样看待世界。他保护了美洲的印第安人，他说，在世界上，不能将任何人说成是非人类或为了他们自身的利益他们必须被别人统治。

事实上，是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看到统一的真理和人类多样性之间的前所未有的关系。他说多样性并不是一种错误，相反，宗教和文化表达方式的多样化反映了宗教的普遍性和人类的根本身份。

正因为如此，我们加入全球化的人应该有开明的思维，如同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一样。我们了解加入这种巨大的通讯、产品和技术网络以及贸易和跨国金融流动会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和风险。但我们知道，没有别的选择，因为专制既不可能，结果也不会更好。

但我们在这样做的时候不能迷恋推行科学基础上的唯一真理的想法。我们对技术的迷恋不应使我们将自己的自我形象庸俗化，或让人类今天的精神更加贫乏。我们不能忘记，如果人类忽视了精神的方面，这种迅速的一体化就会不顾后果地全面和迅速地破坏我们的根基，结果是一种无依无靠的情形。

教宗保罗二世谈到这一对话，他说这一对话

“受到了以现世主义和实用主义的无神论为特点的处世哲学和激进的个人主义典型的驱使，得到了强势媒体行动的支持，其目的是宣传生活方式、社会和经济方案，归根结底是宣传一种从内部消蚀其他值得称道的文化和文明的一种全面世界的看法。”

让我们清楚地表示：尽管我们西方的文明十分壮丽，内容十分丰富，它却常常将周围的世界看成是透明的。它在看，却什么也没有看清楚。它制造了各种类别，认为这些类别都是普遍的，将它们视若神明予以遵守，到头来灾难来临时却发现它们充满了捉摸不定和风险。

正因为如此，应该把我们今天所推动的对话首先看成是一种谦恭的工作。

现代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的三位一体很久以前就丧失了最后的成分。我们应该在文明之间对话中重新发现那种博爱的观念。

《世界人权宣言》第 1 条对我们提出了这样的要求，这一条要求我们以兄弟精神相待。

我们是联合国成员，因为我们不能容忍这样的观点：现代技术的进步将带来致命的后果，使地球变成一个布满战壕和堡垒的星球，在这个星球上全球化的富裕国家组成的机械化世界用保护主义来对付只有靠信仰来武装自己的边缘化世界。因此，我们的对话必须有助于建立一些原则基础，这些原则的目的是避免新马尔萨斯学说的预言成为现实，这种学说提出了人类的一半无法采用的难以达到的增长和消费模式，或断言由于地理位置、富裕程度、文化以及缺乏教育等因素，星球上的一半人毫无希望的必将被排斥在进步之外。

然而，今天我们首先必须面对的问题是仇恨。我们关于是什么使我们具有不同特点的对话是基于我们在这个大厅里多次重申的一个观点，即所有人权都具有普遍性、不可分割、相互依赖和相互联系，各国无论其文化、经济或政治制度如何，都有义务保护和促进一切人权和基本自由。使我们难以履行这种承诺的莫过于一代一代传下来的仇恨的恶性循环，这种仇恨被灌输给我们的孩子，从幼年时候就被他们作为绝对真理而接受。

由于这个原因，并为了使这种对话能够取得虽然小但重要的进展，我们谨建议我们支持这些会议价值观念的所有人从儿童的教科书中删除那些把他人描写为敌人以及损害那些与自己不同、有着不同信仰或不同国籍的人的尊严的一切内容，无论是宗教的还是历史的内容。在宗教教义领域促进这条道路比什么都重要。正如瓦茨拉夫·哈维尔几个星期前在布拉格的圣维斯特教堂向全世界宗教界代表所说的那样，看来现在是建立一种重要的精神联盟的时候了，这种联盟将扩大世界上各种宗教之间的合作以及它们的共同努力，以尊重生命和人的尊严的名义对付摧毁人类的势力。这样做，我们就将达到上帝对我们的要求，上帝向它的信徒并通过他们向全人类宣布，你们和与你们不同的人在上帝面前都是平等的。

智利准备好在区域内外促进思想家和知识分子、宗教界领袖和政治领袖的会议，以扩大容忍和尊重所有人的精神。我们热切希望，今年将不仅标志着人类遭受巨大痛苦和愤慨，并且今后人们将记得这一年我们开始在全球思考文明道路的问题。

贾布瑟诺瓦女士（哈萨克斯坦）（以英语发言）：首先，我谨感谢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在大会发动了这次讨论。

大会在其第 53/22 号决议中宣布 2001 年为联合国不同文明对话年，以此确认人类在文明方面取得的各种成就。这项决议具体阐明了文化多元化和创造性的人类多样性，强调对话作为相互理解、消除对和平的威胁以及加强不同文明间互动和交流的一种工具所起的重要作用。

全球化正在形成新的世界秩序的轮廓，促进各种文明相互丰富，创造进行文化交流的新机会。过去十年中，现代技术迅猛发展，加强了世界许多地区之间的联系。

在这个迅速发展的世界上，我们面临对世界创造性的多元化构成严重威胁的各种挑战：种族冲突和仇外心理、种族主义和歧视、偏见和不容忍。应指出，我们今天面临的许多问题是国家内部的差异造成的。我们必须学会尊重具有其文化遗产、风俗和传统的每一个国家，消除仇恨、无知和不信任。

2001 年对哈萨克斯坦人民来说是特别重要的一年。我们庆祝我国获得独立十周年。过去十年是我国得到巩固和转变为一个民主社会的时期。我们宣布创立了一个人道的社会，哈萨克斯坦的所有人民和民族都享有平等权力。

我国代表团赞同联合国教育、科学和文化组织总干事松浦晃一郎先生的观点，即应该在国内开始对话。我国有着独特的历史、丰富的传统和多种文化。哈萨克斯坦是一个多种族和多宗教的社会。我国有着 130 个民族，这样多的民族有可能发生冲突，我们学会和平地生活在一起，在国内没有出现动乱或冲突。

哈萨克斯坦总统和政府鼓励以一切可能的方式进行文化间对话。哈萨克斯坦国民大会是一个代表哈萨克斯坦所有民族有广泛基础的非政府组织，我们在决策一级考虑到它提出的各种建议。这个机构是十年前根据总统法令建立的，目的是防止种族间冲突以及促进哈萨克斯坦所有人民和民族之间的对话。我们保障所有人的宗教信仰自由——无论是穆斯林、俄罗斯东正教、新教徒还是天主教徒。今年9月教皇访问我国对哈萨克斯坦所有文化的人来说都是一件重要的大事。这次访问是一个生动的例子，表明可以用全面兼顾的方式处理所有宗教问题，它促进了文化间对话并加强了谅解、容忍和相互尊重。

在今天被冲突分裂的世界上，我们在国内实现的稳定和容忍是我们取得的最大成就。我们将继续尽一切努力维护诸如种族间和谐以及组成哈萨克斯坦人民的各种族的文化和习俗多样性等价值观念。

不同文明对话是促进不同文化的一种重要工具，以找到这些文化在这个复杂的世界上的地位，每一种文化都应在本身具有的尊重其他文化的价值观念内发展。鉴于最近发生的事件，这极其重要。我国代表团曾多次强调，我们决不能把恐怖主义袭击归咎于所有穆斯林人和阿拉伯人。大多数人并不支持宗教极端主义。我们必须反对那些指责伊斯兰教的人，犯罪分子利用伊斯兰教来为他们杀害无辜人的恐怖行为作辩护。伊斯兰是一种和平的宗教，呼吁和平共处、容忍和人与人之间的尊重，禁止杀害无辜。秘书长正确地强调，不应因为任何个人的行为而把矛头指向任何宗教、文明或区域。

联合国不同文明对话年将减少人们之间的误解和不信任，为以非暴力形式解决各种争端奠定基础，从而有助于在国际、国家和地方各级防止冲突。不同文明对话为国际社会提供了采取联合行动的一个极好的机会，以巩固多元化和民主，反对恐怖主义、暴力、不容忍和威胁着一切文明的其他危险现象。我们认为联合国应在这一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我谨再次表示，我国愿意为这种努力作出贡献。

拉夫罗夫先生（俄罗斯联邦）（以俄语发言）：在向莫斯科国家国际关系学院学生讲话时，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总统穆罕默德·哈特米先生回顾，亚历山大·普希金是俄罗斯人民的灵魂。我们在俄罗斯永远会热爱普希金。我们热爱他因为他赞扬自由并要求向那些在艰难时刻倒下去的人们表现出慈悲。这些言语构成了俄罗斯精神文化的实质。自由、慈悲和同情是所有伟大文明的实质。如果有人将它们除去，文明就会变成野蛮。

2001年5月31日，在题“联合国各文明之间对话年”的议程项目框架内，大会通过了一项决议，一致谴责摧毁宗教场所。国际社会以此拒绝承认这种破坏行径有权将自己称之为文明的一部分。今年9月，破坏者不仅已经摧毁宗教碑林和历史雕象，而且摧毁了人的生命和命运。破坏文物行径在21世纪向世界表明了其不容忍、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形式。正如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先生所强调的那样：

“恐怖分子为自己确定的一个目标，并且只有一个目标，即摧毁现代文明的基础和价值。与此同时，他们不习惯于尊重任何形式的法律或道德，并以最为无耻和暴力的方式摧毁这些标准”。

恐怖分子经常以历史、宗教和其他崇高的说法来为其暴力辩护。但正如秘书长负责联合国各文明之间对话年事务的个人代表詹多梅尼科·皮科先生所指出的那样，“历史不杀人。宗教不强奸妇女，鲜血的纯度不摧毁建筑物”。而那些反对历史、亵渎宗教和寻求在民族和文化之间挑拨离间的人们却这样做。我们必须以道德勇气来回应这一切。

1999年5月3日至5日举行的各文明之间对话伊斯兰研讨会上通过的德黑兰宣言谈到有必要受下列概念指导，即“人类尊严和平等、容忍、人类和平与正义和促进德行和排斥邪恶”（A/54/116/annex）。

为了这些原则，俄罗斯穆斯林人领导人采取行动，在莫斯科召开了一次题为“伊斯兰反对恐怖主义”的国际会议。

俄罗斯在各伟大文化和宗教共存方面有着独特的经验。它们之间的相互行动和互相补充是我们民族生存的基础。东方和西方，欧洲和亚洲在大西洋和太平洋之间的一块空旷空间中走到一起来。因此我们与对话和容忍原则非常融洽，这些原则不仅要在各文明之间，而且要在文明之内发扬光大。

秘书长所说的话千真万确：

“如果在所有民族之间——在各文明、文化和集团内部和之间——不发生这种对话，任何和平都是不可能持久的，任何繁荣都不可能是安全的。”（A/56/523，第15段）

我们还同意这样的说法，即谈到基督教、穆斯林或佛教文明仅仅意味着建立没有必要存在的边界。我国最近特别关注在社会内建立起一个容忍的思维。我们最近完成了一个大规模项目，即“俄罗斯和平文化——2000年”。今年8月，俄罗斯联邦政府通过了一项题为“建立容忍思维的基础和防止俄罗斯社会的极端主义”的联邦项目。实际上俄罗斯的各个区域均对庆祝各文明之间对话年作出了贡献。令人兴奋的是，秘书长建立的知名人士小组包括了我国国民瑟格伊·卡皮扎教授。

秘书长有关各文明之间对话年的报告提到联合国教育、科学和文化组织所发挥的特殊作用，特别是在执行该对话年方面。令人惊叹的是，几天前的11月2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三十一届大会通过了关于文化多样性的普遍宣言。必须指出，我国积极参与起草的这份宣言中的条款目的在于确保尊重文化多样性、容忍和对话，并以此作为国际和平与安全必要先决条件。

俄罗斯世界的概念总是远远超越地理边境，甚至超越俄罗斯民族的边界。讲俄语的社区今天也是世界上第五大社区。讲俄语、用俄语思考和——或许更为重要的是——用俄语感受的人们现在生活在俄罗斯联邦以外的众多国家。我们的主要任务是维护民族文化，帮助我们的同胞捍卫他们自己的人权和保护他们

不受歧视。这是最近在莫斯科举行的同胞大会的中心。实现该目标符合各文明之间对话的哲学，即促进容忍和尊重多样性。

“联合国”这一概念也意味着各文明之间的联合。我们在地理位置、时区、语言、历史经历和文化传统等方面是不同的。但联合国的各民族人民有一个共同的愿望，即挽救后代不再受战祸，重申对基本人权的信念和促进社会进步以及在享受更广泛自由的范围内的较好生活水准。

面对新的挑战 and 威胁，必须加强联合国作为不可或缺工具的作用，加强各地的对话，以便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并建立一个非暴力、民主的世界秩序。在这方面取得成功的保证是各会员国在《宪章》和其他国际法律基本原则和标准方面的平等。

在各文明中促进公平对话的任务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变得更为紧迫。全球化不应意味着一致性和向某种标准和形式调整。我们需要多样性。在其本组织工作报告中秘书长呼吁使全球化具有包容性和公平。一个公平的进程特别要求消除贫穷。普京总统指出，不解决贫穷问题便不可能解决世界的紧张问题。我们俄罗斯有一句谚语，这个谚语说饱汉难知饿汉饥。为了在全球范围内的对话、理解和稳定，必须在世界上消除饥饿、疾病、歧视和敌意行动。根除这些罪恶对于使各国人民、各文明、宗教和文化团结起来至关重要。

俄罗斯是大会本届会议上首先加入题为“各文明之间对话全球议程”的决议草案提案国之一。该议程描绘了国际社会活动的人的层面：相互容忍，而不是敌视；合作而不是排斥，多元主义而不是专制——这些是联合国在进入新时代时期的起点。

值得一提的是，各文明之间对话年与新世纪的第一年巧合。我们现在有义务以各种可能形式加强和发展这一对话。否则，如果它被打扰，我们将继承被预见的——再次是被普希金预见的——“一个可怕的时代和可怕的心”。

恩克萨汉先生（蒙古）（以英语发言）：首先我要同前面的发言代表一道表示我们赞赏秘书长有关这

一项目的报告。我还要借此机会表示我们感谢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代表团提出这一重要和及时的倡议。

的确，当世界仍然为 9 月 11 日恐怖主义袭击感到震惊时，大会今天审议此项目是合乎时宜的，恐怖袭击代表了人性最丑恶的一面，而对话力求促使和增进人性的善良。我国代表团完全同意秘书长在报告中所指出的，他讲到：

“不同文明间对话不仅是对恐怖主义作出的必要答复——在许多意义上来说，它是恐怖主义难以取胜的对手。恐怖主义是要使人类分裂，而对话是要使我们团结起来；恐怖主义用排斥和敌对的眼光看待世界，对话则促进接纳，承认真理不是仅仅掌握在一个群体的手中。恐怖主义促使我们的多样性成为冲突的原因，对话可以使这种多样性成为进一步完善和发展的基础。”

(A/56/523, 第 19 段)

我们今天在此审议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其主题极为重要这一事实，而在于它在这一机构得到审议本身是不同文明之间的一种形式对话这一事实。这些审议向我们表明，对话和交换思想对增进意识和更好理解我们的共同遗产和价值观念可作出有益贡献。对话还反映该成员国在共同理解基础上寻求一种新的共同途径的坚定意志。因此，国际社会应继续努力促进一种相互作用和基于对话、合作与相互尊重的国家间关系。如果我们一致认为我们想取得在实现联合国主要目标之一——预防未来冲突——方面的成功的话，这种对话必不可少。

大会于 1998 年 11 月通过第 53/22 号决议，将今年宣布为联合国文明之间对话年。人们满意地注意到，不同文明之间对话的建议得到良好响应并且促进世界范围的广泛参与。正如秘书长报告所指出的，政府和学术机构、非政府组织和国际组织积极参与了本年度各项活动，并就该问题举行一系列重要会议、讲座和研讨班，将各种民间社会集团聚集到一起。我们欣赏地注意到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教科文组织）在本年度增进各成员国兴趣方面发挥了关键作

用，并且文明之间对话已经被选为其 2002-2007 中期战略的目标。

我们以极大兴趣得知，由秘书长本年度个人代表与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和知名人士小组集体努力编写的题为“跨越鸿沟：文明之间的对话”的材料最近已经提交秘书长。我们真诚希望，所有成员国就即将获得这本书，因为我们的预计是它将为我们在所有层面鼓励和促进未来若干年不同文明之间对话的新努力作出重要贡献。

同许多国家一样，蒙古也发起了一系列事件和活动纪念并支持联合国文明之间对话年。我想特别指出，其中的文明间对话国际座谈会的重要性，由设在蒙古的游牧文明研究国际学院主办中亚游牧及其他文化之间的交互作用。座谈会于今年 8 月份在乌兰巴托举行，来自不同国家的 120 多位学者参加了会议。它对各文化和文明之间的历史和当代的交互作用提供进一步材料。正向教科文组织文化间对话司司长向座谈会参加者致词中所讲的，“以这种方式，通过发觉共同遗产和共同价值观念才能够有利于文化之间的积极融合”。

我们生活在一个既独特又多样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文明之间的积极和彼此充实的对话和交换极为重要，不仅在于开拓相互的丰富遗产，还在于遇见未来。在当今被认为游牧文明的典型处所的我们国家蒙古，多年来一直积极努力，进一步深化对游牧文明各个方面的研究及其在其它文明中的影响和作用。这样，游牧民族顺应自然并与它和谐相处、田园游牧生活、他们不同的技能和持续保护和土地使用的方式在制定进一步行动以保护和保存我们共同的自然和环境方面具有特殊兴趣和用途。

我们生活在一个所谓“加速全球化”的时代。所以，它应当成为当前各文明和文化之间对话的首要议题之一，虽然全球化日益影响当代生活的所有方面，但是应当作出进一步努力保证其益处不同国家之间和社会不同群体之间的公平分配。此外，就象秘书长在他的报告中所说的，

“同样重要的是，全球化不应是一种意识形态或文化或经济体系战胜另一种意识形态或文化或经济体系。事实上，必须在各种文化在全球化进程中不断交往的过程中维持文化多样性。”

(A/56/523, 第 16 段)

全球化和国家间的日益相互依存促使我们寻求和形成国际关系的新观念；它需建立在和平、相互尊重、对话和合作基础上。

在念及这一思想的同时，我国代表团共同提出在此项目下提交的载于文件 A/56/L.3 当中的决议草案；他宣布了文明之间对话的全球议程。我们相信，大会本届会议对其一致通过将进一步加强国家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团结，因而它将成为各成员国在与不容忍、偏见和暴力斗争中强调其团结的又一次机会。

达特森科先生（乌克兰）（以英语发言）：今年是大会宣布的不同文明之间对话年，也是发生恐怖主义可怕行径的一年，因此具有非常重要的象征意义，并使各国人民和世界各国更好地理解在加强全球和平与安全方面作出协调一致国际努力的迫切需要——这是全球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先决条件。人们必须在这项理解基础上促进各文明之间的对话，并把它划为协调和巩固全球热爱和平力量活动的系统进程。

9 月 11 日的悲惨事件显然表明当今世界多么脆弱和易受伤害。在这些新的情况下，国际社会必须展示其能力，紧迫和有效地适应这一不断变化世界的种种新问题和现实。必须为解决新千年出现的各种国际问题和挑战采取均衡办法，这一点将特别重要。该办法的基础应该是，必须有效解决现有全球问题，并保证维持每个国家的历史传统及其自由发展。这样就有可能确保和平与和睦的共存，并共同促进世界不同民族和文化的发展。

因此，不同文明之间对话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应不仅成为一般性沟通的重要形式，而且也应成为一种全球动力和生活方式，为加强人类可持续发展促进共同理解，并谋求作出彼此均可接受的决定。这将

使国际社会能够处理欠发达、贫穷和疾病等全球问题以及仇外情绪、种族主义、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等肮脏现象。

我们认为，不同文明之间对话有利于更深入地分析和理解全球进程。这将使我们能够建立国家间有效的合作机制，并制订新的世界秩序和新型人类文明，促进宽容和尊重各宗教、文化和传统多样性的文化。

文化和传统多样性对人类特别重要。它是促进国际社会社会发展的力量源泉和催化剂。尊重他人、宽容和各文明进行建设性互利合作的原则应构成国际关系的基础，这特别是因为我们都遵循《联合国宪章》提出的共同目标和价值观念。

目前迅猛发展的全球化进程特别迫切需要进行对话，必须利用这一进程促进世界各国的经济、精神和文化发展。

国际机构首先是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应在发展全球对话方面发挥决定性作用，考虑到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教科文组织）具体主管教育和文化领域，因此该组织特别应该发挥这种作用。

我们认为，联合国可以使用它拥有的一切手段统一国际社会的各项努力，以便促进和巩固不同文明之间对话的世界运动，迎接现代挑战。

其他国际机构和区域组织，以及国家协会、政党、公共和宗教组织、议会、政府、政治和公共人物、科学家、知识分子和青年组织也应积极参加这场运动。

该运动将有助于形成相互信任与宽容的全球气氛，抛弃陈旧的定型观念，并促进基于共同人类道德价值观念和原则的崭新共存模式。该运动将鼓励对外政策制订者扬弃过时的概念和意识形态模式。因此，这场运动将加强全球稳定、和平与安全，并有助于建立一个没有分裂的世界。

今天国际稳定与安全概念远远超过军事领域的限度。它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各种经济、政治、教育、

科学、技术和文化因素的影响。因此，它重新提出全球稳定与安全的定义，顾及所有这些因素。

过去几十年的经验令人信服地证明，不考虑到每个社会的文化和宗教传统就无法进行真正的对话。同时，如果不在各文明、各国和各社会团体内部进行对话，今天就不可能进行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乌克兰自 1991 年获得独立以来，成功地对付了困难的挑战，在一个统一的国家内建立了许多少数民族的和平与和睦共存。乌克兰政府自国家独立以来，成功地遣返了以前驱逐的各族人民，特别是克里米亚鞑靼人，其中 25 万人已经返回乌克兰。我们一贯认为，恢复历史的正义会带来重要的社会变革，有助于克服种族、宗教、文化和其他类别的种族间紧张局势。

积极的宗教间对话也得到强调，我们认为这是不同文明之间对话的一个重要部分。乌克兰有 100 多个

宗教团体。它们之间的对话是在全乌克兰教会和宗教组织理事会框架内进行的，目的是通过国家和宗教协会的努力解决现有问题和新出现的问题。

我们还在这种宗教间对话中依赖国际宗教组织及其领导所作的贡献。今年 6 月教廷元首教皇约翰二世访问乌克兰就是这方面的生动范例。

最后，我要强调指出，乌克兰积极支持大会关于“不同文明之间对话全球议程”的决议。该决议的构想是促进各国政府和政府间机构以综合全系统办法处理这个问题，并提出具体的行动建议。我们希望即将举行的一般性辩论将进一步推动国际社会今后的协调努力，以便使对话成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各种现有挑战和新挑战的有效工具。

下午 1 时散会